

【闲读随笔】

乌云镶着金边

□陈心想(学者)

有了一份乐观与豁达,那是智慧。智慧会增添人生的味道。

今年中秋节,我所生活的美国南部一个小城,某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的庆中秋晚会,最后一曲合唱,“明天会更好”。异国他乡听到这首老歌,让我回忆起十多年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同班同学每次聚餐唱歌,最后的结束标志就是大家一起合唱“明天会更好”。那个旋律和情感以及那份期盼和祝愿,都在其中了。不管是否有着离别的伤感,都是这样的祝福和乐观。

人生本来就不乏风雨,何不乐观一些呢!刚刚读到了杨绛先生一百多岁高龄,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文革”往事,还说:“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

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读到这里,我抑制不住地眼眶湿润了,尤其“乌云镶着金边”,让我对杨绛先生的乐观和豁达,那份对人生的态度肃然起敬,真真直透到了心底深处。

没有终了的是人生这部戏。台湾美学家蒋勋先生在《美的沉黙》里解释时空观的时候,从老庄道家的无限时空观出发,中国的章回小说和戏剧都是独立单元和无限整体的有机组合。这种无限整体观中,就有“缺憾”思想。就连唐僧取经,回来路上晒经收起时还被石头粘去一片,唐僧很是惋惜,孙悟空似乎得道更深,直言天地本不完美,这是天意。蒋勋说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正如章回小说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比如戏剧杨

家将的例子,《四郎探母》的结尾,“并没有解答真正的问题,而人世的情爱纠缠,又哪里是一出戏可以解决的呢?于是便用两个丑角说一点笑话,使故事收住,锣鼓与唢呐齐声喧嘩,观众散席,而这时,真正的戏才刚刚开始:中国的戏剧,是在结束时,把观众推到现实人生的前面,戏毕竟是假的,而现实中的爱恨,才是艺术指向的真正主题。”

认清了这种“缺憾”,便有望有个更宽广和豁达乐观的人生。尽管如杨绛先生经历的“文革”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缺憾”,而且是一段社会悲剧,为了未来,一样保持一份豁达与乐观。漫长的人生,谁都不知道何时会有风雨,何时月明清。因为其漫长,所以才有着一份对明天的期待。这份期待里,总需要一种信念的

力量,就是对那一份人生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做到这个乐观与豁达的人生境界,大概距离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所说的“得意时勿太快意,失意时勿太快口”已不太远。纪晓岚说,“失意时勿太快口”即使圣贤亦不易做到,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呢!“乌云镶着金边”,这个金边,大抵就是人性里善良、慈悲、光辉的一面。佛家总是讲修心,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果真把一颗心修到了乌云都是镶着金边的境界,也就具有了一份佛的慈悲,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呢?还有什么不能宽恕呢?

一位历经一百多年的人生的老人,凝练着人生的无限智慧;唯有智慧,照亮着我们的未来,也唯有智慧,支撑起一片蓝天和绚丽梦想!

【书与人生】

遥远的诺言

□邹积强(退休教师)

完小毕业没考上初中,放下了书包,我就是生产队里最小的社员了。终日,除了劳累就是无聊。多亏小姑从青岛捎来一箱子书,我才有了自己的乐趣。

那箱子书有三十多本,一半是当时流行的近代小说。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巴金的《家》。情窦初开的我,被书里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吸引住了,一口气就把书看完了。高觉新是我痛惜的一个人物,他不想和不认识的姑娘结婚,可是,他没能和他喜欢的梅结婚,却娶了瑞珣。那时,我就想将来我一定要和熟悉的姑娘结婚,决不能像高觉新那样不幸。

看完了《家》,我就迷上了书,把那箱子书中的小说全部看完了。我后悔自己没有考上初中,又急着上学了。碰巧,第二年,我们公社的公办中学设立了民办班,不用考试,我就背着书包去了学校。在学校里,我当上了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书。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小说,我几乎全看遍了。

书看得多了,我梦想自己能成为作家。我暗中写稿,投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退稿信寄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很惊奇,一时间我成了班里的名人。

等我念完高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稀里糊涂的高中三年过去了,我便回到村里当上了民办教师。那两年,我家的家境很不济。我父亲是南下干部,他在徐州是“走资派”,正在挨批挨斗。爷爷病重,已经肝腹水了。我是爷爷奶妈养的,爷爷爱我心切,他希望活着的时候能看到我结婚成家。出于孝心,我只得答应爷爷的要求。但是,我拒绝托人说媒,我要自己恋爱找对象。

妻子是我高中同学。那时,我和她只有通信联系。情急之中,我就把她作为追求对象。从恋爱到结婚,用了还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并不了解对方的脾性,多亏我们熟悉,就有说不完的话,谈论班里的同学,议论我们的老师。妻子追问我为什么那么起劲地追求她,我坦诚地告诉妻子:“我是看巴金的《家》中毒了,我不能和不认识的人结婚。家里逼我结婚,我只得追你了。”于是,我们就谈论《家》里的那些爱情故事。我告诉妻子,受巴金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作家。她也希望我能发表作品。我戏言道:“等我挣到稿费,就请你下馆子吃饺子。”我们还拉钩明誓,以示不悔。妻子嘻嘻笑道:“得是牛肉馅儿的啊!”我说:“行啊!”

浪漫的日子没有过上一年,我们就有了孩子,挑起了家庭重担。妻子在娘家时也是民办教师,嫁过来后就不能当了。我们为衣食犯愁,被工作所累,我的作家梦化为了乌托邦。30多年里,我没有发表只言片语,当年对妻子的诺言变成了画饼充饥的谎言。

退休后,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和写作。在子孙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电脑,写博客发邮件,比在岗时还要忙活。三年前,我的处女作《晾晒我妻》在一家老年刊物上发表了。一个月后,编辑部寄来了200元稿费。高兴之余,我想起了对妻子说过的那句话,我说:“老婆,咱下馆子吃饺子去!”妻子诧异了:“有啥喜事啊?”我说:“当初俺有言在先啊!”妻子的脸顿时绯红,看来,她还记得我40多年前许下的诺言。在饭店点饺子时,妻子大声对服务员说:“牛肉馅儿的啊!”

这顿饺子没白吃,妻子成了我文章的把关者。她投行的我就投出去,投出去了多数都会发表。每有小文发表,我就想起少年时代看过的本巴金的《家》,就会闻到自己青春时代的味道,心中荡漾着甜甜的感觉。

【经典不厌】

追风筝的人

□大雷(卫校教师)

起初,是看了电影,第一次了解阿富汗和那样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哭得一塌糊涂。终于忍不住买了原著,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

故事关于爱与背叛、愧疚与赎罪。阿米尔与哈桑的童年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喝同一个乳母的奶水,在同一个院子里嬉闹,爬同一座小山丘,在同一个飘雪冬天的火炉边玩扑克……只是,阿米尔是老爷的儿子,哈桑是仆人阿里的儿子。

但这丝毫不影响哈桑。哈桑有生之年吐出的第一个词语是“阿米尔”,哈桑坐在山丘的石榴树下听阿米尔读故事,哈桑在坏孩子面前为阿米尔挺身而出,哈桑为阿米尔追逐风筝大赛上被割断绳线的蓝色风筝,他在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时转身对阿米尔大喊:“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爱着、保护着、尊敬着那个被他视为朋友的阿米尔。

阿米尔在读故事的时候嘲弄目不识丁的哈桑,阿米尔在哈桑被伤害的小巷外袖手旁观并偷偷逃走,阿米尔甚至在愧疚袭来时没有忏悔和善行,而是用陷害的卑劣手段赶走哈桑。阿米尔背叛了、辜负了、陷害了那个他不确定是不是朋友的哈桑。而之后的余生,他却在煎熬与痛苦中忏悔,踏上赎罪的道路,幸运的是,他得到赎罪的机会。

【我读我思】

从《狼图腾》中悟生态

□刘玉福(办公室科员)

第一遍通读《狼图腾》,让我对狼没有了憎恨和偏见,并对草原有了大概的了解。时隔六年再次通读该书,读出了不同的味道,让我有了许多感悟和思考。

这是一部因狼而起的认知游牧民族生存哲学的奇书。草原学是一部生态学,也是一部生存学,一部古老而奇妙的关系学。草原民族懂得要在草原上长期生存,就要保护草场控制载畜量。在草原,狼杀黄羊从不杀绝,打旱獭也是打大不打小,蒙古人打狼、打獾子更是不赶尽杀绝。这些草原的规矩,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正是草原狼在草原生态中的重要作用,草原民族才以狼为师、以狼为友,爱狼敬狼,养成了草原人崇拜的图腾。

在草原民族看来: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狼和人都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草原人和草原狼打了几千年的仗,就是为了控制草原人口和牲畜数量,所以草原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水草丰美。

我们每个人都是哈桑,我们有爱着的人,我们保护这个人,我们信任和尊敬这个人,即使这个人可能并不是这样爱着我们。我们每个人又都是阿米尔,被爱着、被保护着、被信任和尊敬着,却可能恃宠为傲,不觉得那个为我们付出千千万万遍的人可贵,我们会踏上背叛的路,伤害那个目光忠贞仰望着我们的人。

丈夫背叛妻子,便有了风雨满城的小三;商人背叛生意伙伴,便有了违法犯罪的诈骗;国人背叛祖国,便有了人人得而诛之的走狗汉奸。为什么要背叛呢?是因为像阿米尔一样懦弱?像阿米尔一样只为得到爸爸更多的爱?还是为了寻欢作乐、荣华富贵和苟且偷生?够了,已经足够了!这些理由都是卑劣的借口,所有的背叛终究都是为了恶劣的私求!这私求是一条毒蛇,在你喂饱它后它会狠狠地给你一口,让你家破人亡,或身陷囹圄,或行尸走肉。恶的种子只会生长出罪恶的毒果,总有一天你痛不欲生,甚至毒发身亡。唯有像阿米尔一样,终于在煎熬中恍然大悟,走上那条自我救赎之路,方得平静与安宁。

我们每个人都应是那追风筝的人,追着忠贞与爱的风筝,拐过街角,越过大道,在夕阳下金黄的田野,遇见生命的真美。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王昱(本报国际新闻部编辑)



《大争论：左派和右派的起源》

近代大学者胡适曾有个论断,说中国人特别喜欢“以名教罪人”,说得通俗点,就是喜欢给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人贴各种“标签”,以便撸袖子干仗,所以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遗憾的是,“以名教罪人”风气在中国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没消停,反而愈演愈烈,搞得更加血雨腥风。而在横飞的各种标签中,“左派”和“右派”无疑是最常被采用的,我国“曲折探索”时期死在这俩字眼上的冤魂就不提了,看看眼下,贴着这俩标签的人们还在中国的各种大小舆论场上厮杀得不亦乐乎哩。

不过,如果问一句“左派和右派到底是咋来的?政见不同为何以左右方向来标示?”恐怕十个人有八个人答不出。打了半天架,连自己派别为啥叫这名字也不知道,这多少有点尴尬。能缓解这份尴尬情绪的是本书告诉我的一个小故事:原来,“左派”和“右派”的得名,是源于法国大革命国会里的坐席排列。当然,本书能带给人们的知识并不仅限于这个小故事,作者用同情而悲悯的笔调向人们讲述了左右翼的思想是如何从共同的起点出发,奔向各自不同的方向的。这些知识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尤为重要——也许“以名教罪人”的风气我们暂时难以改掉,但至少,我们应该搞清楚这些“罪名”到底咋来的。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也不知前生造了啥孽,科幻小说在吾国的命运十分悲催。笔者小时候,人们对它的概念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式的少儿文学,这两年,又成了专摸电门的“穿越剧”的代名词。其实这类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既严肃又非常有价值的名著,它们既像通俗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又像哲学作品一样发人深省,有时又像数学推理一样逻辑严密,问或还能为你补充不少科学知识,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精彩的思维世界。

本次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一位西藏喇嘛向一名博士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他需要雇佣两名工程师,将一台自动序列计算机运送到圣地香格里拉。工程师们不远万里来到高山之巅的寺庙中,确保计算机不出故障地日夜运作。3个月之后,计算机将打印出九十亿种不同字母排列,里面隐藏着至高之神真正的名字。一旦名录完成,真正的神明便会降临世间……是的,这个故事听上去很扯,但读完第一节后,你一定会喜欢上它。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邮箱:qlbook@163.com